

小山的端午节

马加举

又逢端午，巍巍小山，松柏苍翠。山脚下，耸立着一座花岗岩纪念碑，正面镌刻着“小山战斗纪念碑”七个镏金大字。我的思绪飞回到了八十二年前的端午节。

1939年5月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抽调四个主力连，组成近千人的南下挺进支队，在司令员赵杰、政委汪洋率领下，从莱芜出发，穿越敌寇一道道封锁线，最后到达十八盘山一带，开辟邹东抗日根据地。

6月20日拂晓，泗水、曲阜、邹县等地的两千余日伪军，分四路向小山一带发起围攻。当晚，作战科长王堃和营指导员王志耕，带领二连178人占据小山。战士们用山石垒起掩体，分兵把守几个险要山口，准备给日寇迎头痛击。

21日，正是传统的端午节。清晨，日军大队向小山扑来。9时许，小山战斗打响。二连战士同仇敌忾，浴血奋战，击退日军二十余次进攻。下午1时许，气急败坏的日军又从兖州调来三百余人的骑兵，漫山遍野的日军疯狂向小山顶峰冲击。

小山之上，树木焦枯，硝烟弥漫；炮弹落地，乱石横飞，烈火冲天。面对强敌，二连战士毫无畏惧，高呼着“誓死保卫小山”“与小山共存亡”的口号，与敌人作殊死搏斗。有的子弹打光了，就用石头砸；有的见敌人冲上来，用刺刀展开肉搏战；有的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；有的一跃而上，紧紧抱着敌人坠入悬崖。

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许，毙敌二百余人，我军也伤亡惨重。在我军近乎弹尽粮绝之时，敌人已重新集结，妄想合围小山顶峰，二连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外线主力三连赶来营救，从小山北面杀开一条血路，部分战士和伤员才得以冲出重围。23日，敌人撤退后，冯惠民、聂秀轩才带领附近村庄的党员和群众，含泪将王堃等83名烈士的遗体一一掩埋在小山深处。

1943年12月，尼山区全体党政军民在十八盘山东面渠家庄的苗子岭上，立起了“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”，铭文记载了小山战斗的情景，讴歌了二连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及英雄事迹，左右两侧镌刻着166位抗日烈士的姓名籍贯，排在前面的，就是小山战斗中牺牲的战士。

小山战斗之后，以十八盘山为中心的尼山抗日根据地建立，田黄地区掀起了参军支前高潮，大批青年加入了革命队伍。英雄的田黄儿女，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，有据可查的烈士就达224名，其中班长职务以上的113人。

1996年左右，小山战斗烈士遗骨迁至邹城烈士陵园。2017年7月，田黄镇政府在小山战斗原址，建立了高19.39米的雄伟纪念碑。在山东抗日纪念馆中，也对小山战斗有专门的展示和介绍。每到清明、端午、七一等节日，这些地方都有许多的党员、群众和学生结伴前来，敬茶献花，凭吊缅怀。

民俗探微

鲁南山火

孙祥涛

鲁南有一条河，蜿蜒流过家乡那片黑土地。住在河西的人，被称作西乡人，东面的被称作东乡人。河东是逶迤起伏的群山，东乡人又被称为山里人，我出生在山下的一一个小村庄。

夏天晚饭后，人们聚在自家大树下唠家常。东边的山梁上，会出现一只只跳动的火苗，小小的，渐渐变得很大，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，像飞翔的风筝，像漫天飘飞的芦花，渐渐地排成一行，两行，更多更多，就像蠕动的毛虫，向前爬着，先是很慢，又迅速跳动起来，忽大忽小。跳跃的火光能映出黑夜中整座山的脊梁，我们都习惯的称它为山火。

这样的山火，会弥漫在整个夏季。奶奶说，那是山大王娶媳妇，前面小的是打灯笼的，后面大的是山大王的花轿。我依在奶奶的怀里，又惊恐又好奇地望着远方跳动的山火，想象着神秘的故事。故事天天都讲，奶奶的表情也都一样，我听着听着就会背了，但从不厌烦，越来越喜欢奶奶的讲述。听着听着，也会甜甜的睡着，被小脚的奶奶抱回房中。

一次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到去山上参加山大王的婚礼，还在跳动的火光中抢喜糖吃，但却没能看清山大王和他媳妇的模樣。山火年年都有，我也逐渐长大，还对奶奶的讲述愤愤不平，山大王娶媳妇？于是，我要上山一趟，看看山大王的威风。到底还是小孩子，我不敢自己去，就喊上邻居家的三妮。准备行动的时候，三妮把这个计划告诉了白胡子的爷爷。

“山大王吃小孩，去了就回不来了。”这个厉声的呵斥吓坏了我俩，不敢去了，不过我和三妮在家门口槐树下拉起了勾勾，将来一定要到山上去看山火。但是在后来，我知道了，那山火是牧羊人为了驱赶蚊子和照明，在夜晚燃起的牛粪，也叫放荒。再后来，我走出大山去城里读书，每当沿着山脚下走，都会看到奶奶站在村边的那座石桥上，目送我越走越远。我不想让奶奶为我担心，却总是忍不住回头望望大山，望望大山上当真的松树。

若干年后，我又回到那条河边。我走在老街上，想去寻找儿时的记忆。“二兄弟，还去看看山大王娶媳妇不？”一个爽朗的声音，原来是三妮，呵呵，她还记得那个约定。家乡还在那里，我还在那里，三妮还在那里，只是那山没了，山火也跟着没了。可我心中的山火却更加绚丽，那个美丽的传说，早已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，永远都不会消失……

我和奶奶在老院的深情时光

北京丰台 刘翠云

那些干亲们的消息。

后来，也有人把家里值钱东西偷偷让奶奶保管。一天晚上，突然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一看，是一位乡邻。奶奶赶紧把他请进家，让我把大门关死，待在门口看着，别让人进来。我远远地看见，那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，快速打开让奶奶看了看，奶奶急忙收好，放进屋里，乡邻很快急匆匆走了。我问奶奶，是什么东西，奶奶说：“小孩子别问这些，千万别给外人说啊！”后来听说“运动”过去了，奶奶都把东西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人家。

爷爷是老实人，胆子小，怕出事，为这事没少与奶奶吵架。但每次都是奶奶不听爷爷的，照样保护那些人。有的人家可能太感动了，还抱着奶奶哭呢。我可生气了，扑过去说这是我奶奶，奶奶和人家还笑呢。村里有个老革命，独自一人，解放前是做地下工作的，保护了不少人，当时生活遇到艰难。奶奶做些吃的，让我傍晚时送去，那人从来不把大门打开，只开半扇门把东西收了。

奶奶帮助别人，别人更敬重奶奶。十里八乡的，提起奶奶就很有面子。一天，奶奶给我两毛钱，让我到集上买瓜。在一个瓜摊前，我说买瓜。卖瓜的问我多大了，哪个村的？我说前集的，爷爷是刘先生。“噢，你奶奶是不是接生的？俺孩是她接生的呢。”卖瓜的一脸笑容说，这瓜不要钱，你回去对奶奶说啊，我姓什么什么。我点点头。

回到家我把钱还给奶奶，知道原由的奶奶问人家姓啥，我竟忘了答不上来了。后来的一天，卖瓜的碰到奶奶说起这事，奶奶才知道是谁。

我们吃水的缸在院子里，大门的栓夜里是不插的。每天清早起来，都发现水缸的水是满的，不知谁给挑的？有几回奶奶半夜起来，趴在窗户外上，想看看到底是谁，都是只看到个背影。天亮问谁，谁都说不是自己。

奶奶带我干农活

爷爷住在药铺很少回家，就奶奶和我在家。家里的很多活，也是我们俩干。

秋天收了，把地瓜用擦子擦成片儿，还要摆在房顶和墙头上晒干，奶奶就让我上去。开始我不敢上屋顶，奶奶说：“不怕，你人小踩不塌的。”于是我顺着大树往上爬，再抓着粗树枝跳到屋顶。屋顶是用草和泥铺的，不结实，有好几次，我的一只脚都踩空了，得时时小心地边干活边爬行。屋顶晒满了地瓜片，地上还有很多。我累得躺着地上哭，奶奶哄着说，给你煮鸡蛋吃中不？

树上的枣红了，奶奶又扶着我在墙头上够。我们收获的枣儿，也会分送给左邻右舍，大伙尝尝鲜儿。

后来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，那时农村上学



图② 奶奶带我干农活



图③ 革命軍人證明書

还比不上奶奶在乡亲们心中有地位，因为奶奶是位“义务接生婆”，周围十里八乡的，谁家孕妇要生孩子了，都叫奶奶。记得1964年出生的弟弟和1967年出生的妹妹，也是奶奶接生的呢。

不管白天黑夜，也不管雪天雨天，一有人叫，奶奶拎起事先准备好的小包裹，迈着小脚就往外走。因为我小，总是把我带上，到了那人家，就让我在门外玩儿。每次接生完了，主人都会塞给我一个红鸡蛋，或几块糖，或几颗枣。我早上醒来，常是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只要是奶奶接生的孩子，她都会送给人家一双绣着老虎头印花的小花鞋儿，或虎头帽。经常夜深人静时，奶奶就在煤油灯下绣小鞋儿，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醒来，鞋帽就做好了。村子里好多孩子头上戴着奶奶绣的帽子，有的脚上穿着奶奶做的鞋，家里的大人因为这个可自豪了。被接生了孩子的人家，也给我些小手绢儿、袜子这样的小礼物，攒多了，我就拿给小伙伴们看，可每次“展出”之后，总会少了一些，时间一长，这些东西就变没了。

奶奶是个热心肠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，山东农村粮食不够吃，爷爷是医生，吃“商品粮”，家里的人口少，每月配发一点粮食，我们家还算好些。

在我们村子外面，常有远道路过的人，有的走着扑通一下就饿倒了。奶奶好心，赶忙扶到家里，给人家喂小米汤。曾有母女俩，被奶奶救助后，认奶奶作了干亲，那母亲管奶奶叫干娘，奶奶也十分高兴地答应，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。

还有的外村人家，得到奶奶帮助后，拿出自己的细软，有的是手镯，有的是银元，还有的是铜钱，奶奶总是先收下保管起来，等到人家离开时，又偷偷地把东西塞到人家包里。记不清楚奶奶有多少干闺女和干儿子了，反正很多，等我长大后，奶奶早已不在了，也就没有了

传说

云水道人与小安山

庄新明

儿，他沉不住气，侧身偷偷向天空望去，但见空中两条神龙飞舞。他看得眼熟，怎么这么像井口的树枝呢？他不敢吭声，过了一會兒，神龙不见了，他吓得大气不敢喘，赶紧跑到静室参悟。半夜里，他睡得迷迷糊糊，忽听太上老君耳语：“云水观观，柏树成龙。左雄右雌，镇山护观。云水道人，可列仙班。画符驱龙，必遭惩处。此乃天机，不可泄露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云水道人越想越不安，来到观外井边，两条虬枝依旧。这一整天，他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。到了晚上，他藏在水云观大门后，从门缝中偷窥柏树。午夜时分，睡眼朦胧的云水道人又被旋风惊醒，月光下井口上方的树枝不见了，两条神龙从井口伸出龙头，嘴边还挂着水珠，原来这是神龙的水井宫呢。

第三天一大早，乌云密布，两条神龙飞到空中施法布雨。不一会儿下起了瓢泼大雨，一

立秋专栏

幸福的采地

张庆余

看。哪次采的豆子多，就几个人合伙兑豆子，收拢一堆豆叶，在地头上烧毛豆吃。更高兴的是，还能随着烧毛豆，把预先捉到的蚰子、大蚂蚱放到火堆里一起烧，吃起来满嘴喷香。采的豆子拿到家，熬汤时剩上一小把豆粒儿当“拉锅豆子”喝，这顿饭吃得格外香。

采花生的活儿，最吸引人，因为花生可以吃生的。发现生产队里哪一块花生熟了，很多人会拿着铁齿钩或板锄头、铲头，跑到地里

去采花生。采花生的人，多是孩童和老人。孩童们采到的花生，总要在地里吃去一些。采花生用小型的铁齿钩最好，轻便省力，还不用太弯腰；铁齿间距比较窄，容易把落在土里的花生给搂出来。土掩之物，再仔细也不会采得干干净净，头一次采过之后，还有人再去采，这叫“采二茬”，没有头一茬采的多，但也不会白忙活。采地瓜的活儿，反复的次数更多。三年困

济宁我家乡



图① 我和奶奶在老院的深情时光

亲人中感情最深的，是我的奶奶，因为儿时与奶奶在一起的时光最长。

我的老家，在济宁市汶上县城西南边上的前集村。儿时的老家地方很大，分南中北三进院儿。我们住的屋子坐落中间，正中是三间堂屋，我和奶奶住；西边有三间经常闲着，放一些杂物；东边也是三间，一间是厨房，另外两间是母亲和哥哥在家住的。

这个院子，是我们在家经常活动的地方。离西边屋子不远，有一棵高大的合欢树，我们那儿叫绒花树，一到夏天开满粉色的花，漂亮极了。它就像巨大的伞，把房子周围都罩住了，我那时五六岁，像我这么大的孩子，要两个人才能抱把树搂过来。

院子里还有几棵很高很粗的枣树。一到秋天，果实红红的、大大的，挂满枝头，有圆枣，也有长枣。有两棵枣树紧挨着东厢房，我常常踩着梯子上树，奶奶在树下把篮子递给我，我再爬到房顶上去摘。

南边和北边的院子更大，树木很多，有几棵香椿树，其他的是什么树已经记不得了。

我爷爷那辈是独子，没有兄弟姐妹。到了我的父亲，又是独子。父亲早年参军到武昌，后调至北京。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，我与哥哥是在老家长大的。当时还没有弟弟妹妹，有时是我与奶奶到北京，在父亲这住一阵子。当时住在大院南門50号楼，它是一栋三层的楼房，我们住在二层，是筒子楼，有两间房，做饭是在走廊上。有时是母亲带着哥哥到父亲那里住一段时间，但是我的大部分时间，还是与奶奶在老家。

奶奶是个接生婆

奶奶没有名字，因为娘家姓李，我爷爷姓刘，所以叫刘李氏。奶奶个子很高，应该有一米七多，爷爷却瘦小，一米六左右。他们经常吵架，吵着吵着，奶奶顺手一掐胳膊，就把爷爷夹着提了起来，拉到一边去了。

虽然奶奶对爷爷不客气，但与周围乡亲邻居们的关系却很好。爷爷是村里的中医，在乡亲们心中是个为人和蔼的小老头儿。但爷爷



泗水县华村镇小安山，旧称鞍山，山上有一株千年古柏，现已枯死，虬枝残存。相传，山顶有水云观，观里住着一位游方道士云水，人称云水道人，常自嘲“水云观外观云水”。

水云观旁有两株柏树，中间有一眼水井，深不见底。说也奇怪，两树各向中间长出两条树枝，正好在水井上方有两枝盘曲，好像两个龙头，而且头上又各长有两个龙角，须眼分明，势若龙腾。天长日久，柏树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，似乎有了灵气。

一天晚上，云水道人在月下习剑，忽然一阵黑旋风掠过，吓得他面壁不语。过了一会

小时候生活贫困，每到秋收时节，奶奶总是对小孩子念叨：“秋里弯弯腰，赶冬里转三遭”，是说秋天要勤快，到地里稍微弯弯腰费点儿劲，就能拾到一些好吃的东西。

复收，在我们家乡叫“采”。生产队里掰完棒子，割完豆子拉走后，小伙伴们钻到玉米棵里，不顾玉米叶的刺拉，一棵一棵仔细看。发现哪棵上有落下的棒子，就喜出望外，“咔嚓”一声掰下来，装到随身的布袋里。这样来回采上半天，少则能采四五个棒子，多则十来个，送到家里，被大人夸奖一番。

采豆子比采玉米轻快，但要小心脚下，因为被镰刀下的豆茬子都有斜尖儿，又比较硬，踩上很容易把扎破脚。落下的豆棵一般和豆叶混着，不易发现，遇到豆叶堆得比较厚的地方，就用预先带来的小木棍或麻杆拨拉开看一